岁月不怠酥炕炕

紫阳 刘全军

酥炕炕是紫阳的民间传统小吃，老少皆宜，久吃不厌，不管市场行情如何变化，本地人都不会去计较，只要闻着香嚼着味，心里总是乐滋滋的。酥炕炕在时节如流的岁月里不馁不矜不怠，承得住考槃，耐得住寻常，让人不离不弃，念念不忘。

我从小就爱吃酥炕炕。老家瓦房店是任河下游最为繁华的商埠古镇，以经营小吃维持生计的摊点摆了一条街，一天到晚都在营业，啥时候想吃了，出门就可以买到。每天早上去学校，最开心的是买一个刚出炉的酥炕炕，热乎乎的有些烫手，一边哈着气，一边在两手掌之间不停地置换，待到热气散开，便慢悠悠地走着，眼睛也顾不得看路，紧盯着到手的馍，生怕突然间就化成了水化成了风不见了。

吃酥炕炕有讲究，心急吃不得酥炕炕，倘若心急了，或者确实饿急了，一口咬下去，鼓气包里的热气会在瞬间迸发，弄不好就烫了嘴唇，再吃就兴味索然矣。我从小就养成了细品的习惯，在吃酥炕炕之前，先是要闻香气，芝麻和子面经过封闭炉火地温烤，均匀的糅合在一起，出炉后由里向外敞开，一股股热气散发出诱人的香味，鱼贯入心扉，恨不得一口囫囵吞下肚去。这个时候万不可心急，耐住性子缓慢揭开尚鼓着热气薄脆如纸的芝麻层面，塞进张开的嘴咀嚼，满口脆响，满口生香，真是一种莫大的乐趣。芝麻脆皮激发了味蕾，趁热再吃里酥，别是一番滋味。里酥是酥炕炕的精华部分，层层叠叠，香酣疏松，轻轻地一层一层地揭开，送入口中，细嚼慢咽，顿时觉得“不知蕴藉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待吃到只剩下底面硬壳，嚼劲儿就上来了，铜钱厚的硬壳匀实挺绵，口感十足，敦实地吞入腹中，长吁一声，一天的心情就舒畅了。

方言把制作酥炕炕叫“打”，我的母亲也是“打”酥炕炕的手艺人。她执意要学这门手艺的初衷很简单，那就是学会手艺后，满足几个儿子的口腹之欲，不用掏钱买别人家的。别人家的东西再好都没有自家做得好。尽管那时候一个酥炕炕才卖一角钱，日积月累下来也是一笔不菲的家庭开销。母亲买了礼物，登门拜古镇最为有名的白案师傅学艺，早出晚归，到食堂里义务帮工，经过一个月的勤学苦练终于出师了，我们一家人也就可以随时吃到母亲打的别有风味的酥炕炕。

母亲不但保障供给自家人，还经常送给左右邻居和亲朋好友品尝，遇到赶集的乡下熟人上门歇脚，母亲也慷慨以酥炕炕相送，人缘也就自然广泛，口碑也越来越好。后来母亲想要打酥炕炕卖钱了，但古镇酥炕炕的市场需求已经饱和，母亲便利用寒暑假期，让我和大哥提着装满酥炕炕的竹篮，到古镇周边的集镇去卖，赚取点辛苦钱补贴家用，这样一来，母亲的辛劳就可想而知了。每年的寒暑假期，我都与大哥到二三十里外的集镇赶集，早出晚归，乐此不疲，既不辜负母亲的期望，又体味到优游自宁的快感。后来我上了高中，离家求学，古镇也因为移民搬迁到了任河的对岸，母亲也因为积劳成疾患病去世，对酥炕炕的喜好也就暂时画上了顿号。母亲的勤苦尚俭持家之道深刻影响我的一生，让我在一场人生的体验里，感悟到敬畏食物就是敬畏生命的人生的真谛。

参加工作后，离开古镇到了县城，仍然生活在家乡的怀抱，从没打算离开。只有脚踏在家乡的土地上才会觉得安生，家乡以外的土地是软哈哈，像软绵，像棉絮，踩上去心里不踏实，总感觉像柳絮一样随风在飘。家乡的方言是硬结执拗的，就算是骂人也中听，家乡以外的人说的都是软语，听久了诡诈欺心，还有点欺软怕硬。家乡的小吃暖心暖肠，是属于自家的，每个人都能从家乡的小吃里寻找到自己。我在家乡努力地活着，始终偏爱着家乡的小吃，外来的食物在我心里找不到市场。上了年纪后，出于身体健康原因，早点基本上都是以素为主，大多时候是吃酥炕炕填肚的，虽然明白单一的食物对健康也是不利，习以为常了，本性难移。一波又一波的拆迁再建浪潮过后，县城里经营酥炕炕的小吃店子锐减，大都开在街头或巷子里，顾客买了，提着包装袋随即就走了。开在街头的店铺大都是家庭式作坊，临街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窗口，里外显得畅阳，悠和地干，悠和地卖，一般到中午12点就关张了。开在巷子里店铺大多是租的，门面小的仅容二人打转身，光顾生意的是周边的熟客和流水一样的过路客，从早到晚都有生意。小吃有文化，一个酥炕炕拿到手，瞅一眼，掂一掂，尝一尝，基本可以通过形状、色泽、重量、口感来识别哪家的酥炕炕是本地的或是“舶来”。时代在变化，饮食文化也在不变中有变化，变化中有不变的演变中推陈出新，市场不能摈弃利益化，消费者最有话语权。

县城紫府路街面上有一家很小的店子，夫妻俩一口的外地音，打的酥炕炕比本地的酥炕炕稍大，双面皮薄，内瓤无层不起酥，浸油熟制后色泽焦黄油亮，吃起来倒是香脆，缺失了回味与趣味，适合年轻人快餐式口味与节奏，一天到晚生意倒还不错。这家店子离我家近，有时换口味，也时不时去光顾。年纪大了，自我调摄保持健康体魄显得尤为重要。每天早上，我沿着紫府路步行上班，行至街道中段折进一个巷子口，在一个小店铺买一个酥炕炕，提着小食品袋招摇过市。小店铺没有招牌，开了有好些年头了，一对中年夫妻经营，只卖酥炕炕，正宗的本地酥炕炕。两口子不苟言笑，埋头工作，顾客来了只需报个数字，然后接过包装好的袋子，扫码走人。那天中午，瞅见两口子空闲，便凑上去采访，才知道男的叫刘忠军，女的叫马富军。听说采访，刘忠军一指马富军说，你问她。马富军说话不拐弯抹角，原本以为她话不多，没想到话匣子一打开便滔滔不绝。她说老公的父亲的父亲都是打酥炕炕为生，家传手艺，秘不外传。刘忠军15岁辍学，跟着父亲学手艺，以前每回提一大篮子酥炕炕到中学门口叫卖，一抢而空。结婚后也跟着学手艺，起先在家里做，拿出去卖，后来租门面，换了几个地方最后才在这里稳定下来，到底有多少年了，年月一天一天地过去，谁能把年月数得清。至于一天要卖好多个酥炕炕，更是说不清，所有做酥炕炕生意的人都说不清自己到底做了多少个，卖了多少个，只要还做这个生意，就得专心往好里做，做不好，自砸饭碗。她家的酥炕炕除了零卖，还有专门预订，都是在外的家乡人，想这一口，每天中午以前通过微信预订，晚上半夜就要制作备好，第二天早上快递发出。太辛苦了，也不愿意子女再学这门手艺。说起手艺，我便试探着问她诀窍，她也不遮掩，哈哈一笑说，诀窍就是务一行爱一行，吃得生活的苦，尝得到生活的甜。说直接点，和面要讲究温度，顺应四季变化，坚持用老面发面，夏天发面早了就过了，嚼到不筋到；冬天要用热水和面，温度低了面发不起来，吃到硬。头天发面，第二天和面时就按四成比例合子面，兑食用碱，盐在酥里，酥用植物油、花椒和香草调和，吃起来就香酥了。脆的诀窍在于火候，把握得恰到好处两面才黄，还要讲究手法和力度，要上手操作才能领悟得到。

她说的是行话，我记录在纸上，分享出来也无妨。

结束后，我买了两个刚出炉的酥炕炕，大摇大摆行走在人流如织的大街上，提在手中酥炕炕随风拂动，氤氲着一股股炊香的独特味道，那种温馨的乡味岁月冲不淡、记忆抹不去、距离拉不远，永远定位在每个人的脑海里，无论走到哪里，一直永生相随。

开秧门

石泉 戴新成

居住在大山中老院子的侄子，打电话请我小满节令这天回家乡喝开秧门酒。侄儿租赁耕种有五十多亩水田，是当地有名的种水稻把式。

农村每年初夏之时第一次拔秧栽秧苗，叫开秧门。开秧门满含着庄稼人对五谷丰登的希望，充满着对好日子的向往，开秧门是农民进入繁忙季节的标志。栽的是秧，更是希望，风调雨顺是他们最期望的，庆祝开秧门就是对土地的敬重。

侄儿在好多天之前就已经着手了，但开秧门那天还是有许多事要做，要烧开水杀猪，杀雄鸡，准备大家拔秧的秧凳，捆扎秧苗的稻草，挑秧的畚箕等。

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家长里短，你给我递茶，我给你递烟。在农民心目中，三夏中的农活数栽秧重要，稻子比油菜麦子看得重，一年家里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水稻的产出，稻子丰收了，家里的女儿出嫁，嫁妆会丰富一些。

头年冬，农民会选一块通风向阳，肥力好，水源好，离家近的好田准备做秧母田。当春天的第一场雨下过后，农民就扛锄头来到秧母里，把田地的缺口堵好。如油的春雨，慢慢把田里翻起的土块淹没了，泡软了，水田看上去平整如镜，映着山坡的树木绿草，山上的红花和天上的白云。

优良稻种是用温水浸泡过的，挤在一只大箩筐里，相互依偎着取着暖，几天后就咧开嘴长出白生生的小芽，农民小心翼翼地把稻种播撒到秧田里。

阳春三月，气温一天比一天高。稻谷白嫩的芽慢慢长长了，变绿了，没几天就把秧田织成了一张张绿绒毯。自稻种播到秧母田里去后，农民一刻都没有闲了，忙着把一块块水田耕呀，耙呀，到亲戚朋友家去打招呼，栽大田秧苗时请大家来帮忙。

早点吃过肉夹馍，甜酒汤圆，喝过热气腾腾的明前茶后，大家纷纷拿上独脚秧凳，带上捆秧的稻草，说说笑笑来到秧田里。

按照乡里的习俗，开秧门还要举行真诚又简单的仪式，来祈祷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天上午九点，随着一老者的鸣唱，十二名神情庄严肃穆的男女缓缓走向田边的祭台，向祖先敬献鲜花、水果、粮食，向天、地、水祈求五谷丰登……庄严的农耕场面，让置身于其中的人们仿佛穿越回那片古代田园。

“开秧门喽！”在侄儿高亢的吆喝声下，十多个挑着秧苗的人们走上田埂，将一筐筐秧苗运送到田边。一扎扎秧苗被高高地抛向田中，在天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抛得越高、越远，今年的收成就会越好。”前来看热闹的村民说道。十多个插秧能手们挽起裤脚，光脚走进水田，两只手左右开弓，把一株株秧苗插入田间，一片片插好的秧苗从眼前延伸到远方。

侄儿卷起裤脚下到秧田里，瞄了瞄东边的田埂，便叉开腿，低下头，弓着腰，左手握秧，右手的拇指、食指、中指飞快地从左手秧把中分出数根稻秧插入田里。只见他三个手指在水面上不停地点着，像小鸡啄米又像蜻蜓点水。一会儿侄儿就插到了田头。田埂上的男人女人们都齐声叫好，侄儿不仅插得快，而且插得非常整齐，他身后是一畦横平直竖，间距相等的绿色棋盘。

在过去没有插秧机的时代，栽秧很辛苦，栽秧的人天微发亮就要摸黑到秧母田拔秧，到天亮后才会吃早饭。小伙子挑秧把，精壮劳力，也有女人下田栽秧。面朝黄土背朝天，脊背顶烈日，汗珠滴水响，脚泡泥水中，蚂蟥盯着咬。栽秧人苦中找乐，风趣逗乐的秧歌号子应运而生。秧歌号子歌词诙谐风趣，生动活泼，唱时，采取一领众和的方式，领唱者唱实词，和唱者唱时可重复实词，也有唱衬词的，音调爽朗明快，领和起伏呼应，场景炽热。

日到中天，侄儿的媳妇娥娥站在村边大声喊着：“吃饭喽，吃饭喽。”大家听到喊声，停了手，撩一把田沟水，洗洗手脚，朝侄儿家走去，一壶老酒和满盘子满碗端上桌，酒醉饭饱之后，栽秧的人们又回到水田继续挥动着双臂，把希望留在田野上，不知不觉一轮明月挂在柳梢头，随着田中最后一撮秧落地，关秧门了。侄儿把手中最后一束秧把丢放在田角，履行开秧门最后一个仪式，称之为“稻囤”，以喻丰收之意。

汉江随笔

漫步凤堰古梯田

候慷

一

风从远古吹来。上庸国的版图
传来油菜花迷人的甜香
汉水在饱经风霜的长卷里流淌
九月的稻香诉说着
三沈故里写满的人文安康
从花香出发。探秘幽境
黄龙、中银、茨沟、堰坪
深藏在秦巴山地的褶皱里
那如隐如现的游弋，金色琴弦
在阡陌纵横的风中激扬

二

泥土构筑城堡，山岚
雷池，最后的边疆
沉甸甸的稻穗举过田埂
俯仰之间完成生命的膜拜
行走画端，看山峦叠叠人间熙攘
昔日双河小镇，商贾云集
回环婉转三山之间
玉带成河，王母化凤凰
今月河川道 ，浅山丘陵
远山近水，黛瓦白墙
禀北方之粗犷，兼南方之灵秀
一弯河水，绕千亩荷塘
桃花万顷，朵朵芬芳
摩挲着土墙木门，盘坐在屋檐下
翻一页泛黄的家谱
黄龙、茨沟、冷水、龙王
潺潺而来，凝视天地山河之沧桑

三

一人一牛，在蓝图之上
在万亩水色天光之上
灵魂在层层叠叠
拾级而上的梯田间摆渡
摇曳的小草，写满游子的乡愁
劳作盛景在田间地头铺展
唤醒“鱼跃人欢”“稻香鱼肥”的画卷
给大脑也给舌尖
无穷无尽的遐思和幻想
一把“金钥匙”，开启未来之门
相邀一场时代的盛会
谱写一卷大地之诗
从花香出发，走过田野
走过河谷，走过石头和山岗
所有的花朵，植物
都在这片昂扬向上的梯田
努力向上攀登
我们和旅途，也是
更高更远，秋风浩荡

栖居在秦巴山脊上的诗行

王建新

上 篇

当我翻越秦岭慕名而来，头戴金冠的凤凰山
此刻晨曦初升。拨开层层迷雾，漩涡古镇正从汉江两岸的炊烟中苏醒
阳春三月，油菜花传奇已在凤堰古梯田上逐级上演

尽情挥洒着陕南最美的春色
扎根民间的油菜花，在汉阴
绝对算得上草根一族。一旦花开成海
却用铺天盖地的金黄色，将山川大地点燃
梯田上的花海，便像长了翅膀
跨过江河，越过沟坎，直扑山顶
把白墙红瓦的村庄围成童话中的模样

山顶的森林，山脊的茶园，山腰的梯田
这些被山岚掩映的景观，又被升腾的霞光和炊烟
反复擦亮。储满鸟鸣的雨露，汇成汩汩清泉
沿着先祖的智慧注入高低错落的水田
在耕牛掀起的泥浪里
演变成十里稻花，蛙声一片

中 篇

翻开秦巴山地的农耕史，凤堰古梯田
是呈现给人类厚重的一本立体线装书
这些古梯田大如曲池，小似弯月
盛满了难以抚平的时光印记
每一波泛起的微澜里
无不闪烁着先民对天地的虔诚和泪光

仰望这些清代万亩古梯田
三百多级仿佛就是人间到天堂的高度
抚摸这些沿山拾级而上的诗行
我仿佛看到250年前湖广移民们逆水跋涉的身影
从农耕生态博物馆的家谱上
我读懂了他们薪火相传的古训和不屈的精神

沿着坡面节节攀升的
不仅仅是用汗水垒起来的古梯田
还有那些山脊样挺直腰杆的民族脊梁

川竹寨里供奉的神仙只延续香火
唯有石寨堡子上高擎的炮台和火铳
方能保佑天下太平

下 篇

汉江的风，漩涡的雾，凤凰山的云
与融融的日光糅合在一起
总有下不完的绵绵细雨
让浸泡的种籽萌发了向上的绿意
让泥土里生长的农家日子
在四季轮回中五谷丰登

蝉鸣，稻香，蕙风和畅。幻想在另一个时节
步入凤堰古梯田的田埂上
黄灿灿的谷穗已挑起沉甸甸的金秋
黄昏用喧嚣和喜悦烘托农家丰收的节日
与镰刀任何一次碰撞，都会激起幸福的火花
甚至抵达村落的高光时刻

田园，烟霞，花屋情缘。我从油菜花的芬芳里
已嗅到秦巴山地春天的骚动
在泉水叮咚的吟唱里，梦见十里荷塘跳跃的鱼虾
醉人的山风，再次把星月揽入怀中
我站在山顶的观景台上，饮一杯富硒茶
吐纳一阙人间新词

走进秦牧果园

市直 况汉英

沿着崎岖的山道
满树的鲜果向我们招手
小巧殷红的白沙桃
点缀在绿叶间
成熟的紫皮脆李
似一串串葡萄
阳光下莹莹地闪耀
听果园的主人
自豪地介绍他的“宝贝”
蜂糖李、凤凰李、紫皮脆李
我们怀揣赤子之心
以笨拙的笔见证大山深处
谭家湾村的巨变
曾经满是荆棘的荒地
没有水、没有路、没有电
今天满园果树飘香

割 场

刘丹影

割场是修整的意思，就是把多半年弃用的大场重新平整一番，便于碾麦子。仅一个割字，就能把人们的记忆，带到火麦连天的夏收时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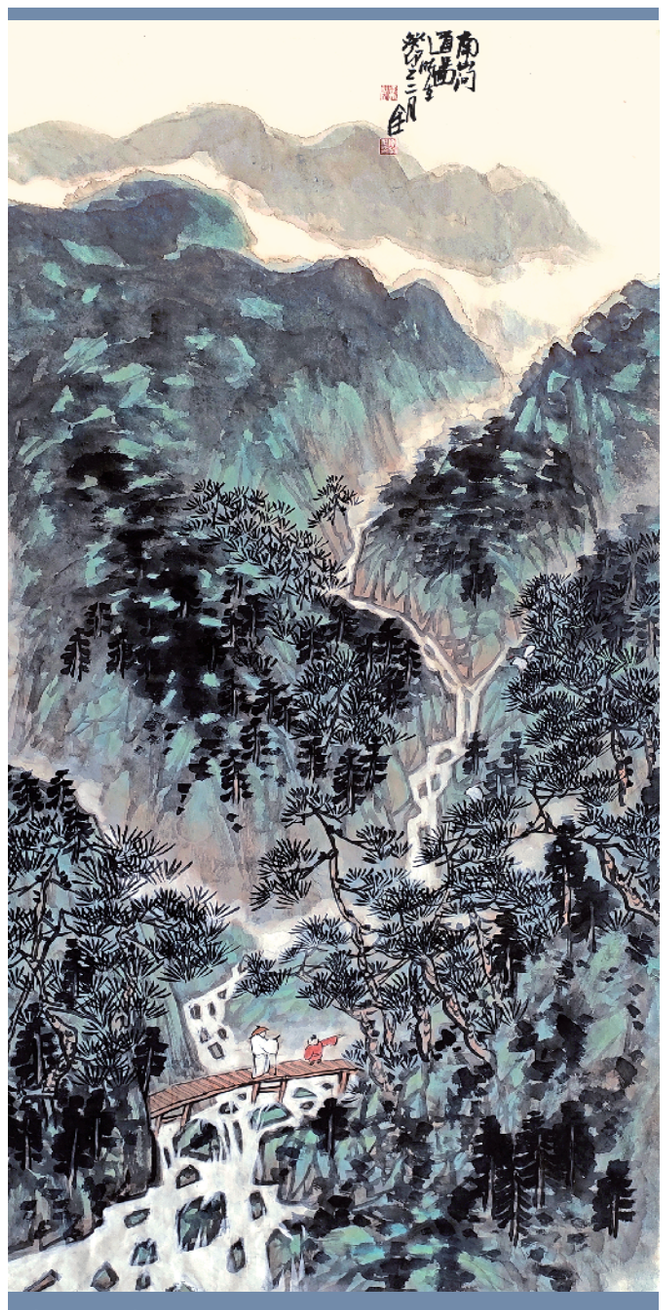
我的故乡位于秦岭南麓一个小山村，打小就知道父辈们种地的艰辛，尤其是夏收时那种昼夜不分的超强度劳作。眼看着用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就要到手，不能让一场暴雨打了水漂。于是，谷雨一过就要着手夏收的准备，扎扫把，修连枷，做镰床，在算黄算割的一天天鸣叫声中，门前坡塬上的麦子开始变黄，这时，割场便优先拉开了夏收的序幕。记得那时，住在我家对门的扛山叔，是农业社里碾场的把式，一年一度的割场任务非他莫属。大清早就能看到他开始拾掇村前大场的身影，先从池塘里挑来水撒在场上，等水把地皮完全浸湿后，扫去灰尘，再套上两头牛拉着场边那个大碌碡平场，经过大半天的碾压修整，大场就被碾得光溜溜的，自此，一年一季的夏忙才算正式开始。

那时没有脱粒机之类，成熟的麦子要用连枷打和碌碡碾，男人从地里把割倒的麦子背回来，由女人摊在割好的场里，待麦子晒过一二遍，扛山叔就戴上那顶旧草帽，在骄阳下用碌碡碾场，碌碡碾不到的地方，人们再去打。这样连碾带打，一场麦子碾下来，扛山叔和那些翻场女人，都成了落汤鸡。等到太阳压山的时候，大场已经变成了麦场，夕阳西下，玫瑰色的云彩把麦场映照得一片祥和，男人们在起麦草，女人在簸场，我们几个碎娃便在麦草上翻格斗，玩狼逮羊的游戏。这时，一个村里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在大场上，场面十分热闹。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十岁那年的夏收时节，新婚不久的二嫂也来场里簸场，她的到来使大场的氛围更加活跃，一些和她同辈的哥嫂，和她开着玩笑，而她不气不恼，只是莞尔地一笑，露出了那颗好看的虎牙和一对迷人的酒窝。那天她的打扮很别致，一件粉红色的确良上衣不大不小，一件蓝色的裤子勾勒出了她丰满的身段，别人的头上顶着白萝卜丝手巾，她的头上却用花手帕扎住，那白里透红的脸蛋和那身打扮，宛如盛开在麦场上的花朵。

从碾第一场麦开始，就要在麦场上看场，刚碾的麦子当天簸不完，放在场上害怕晚上被人偷。看场是一家一户地轮流，轮到父亲看场那天晚上，我和他早早地吃过晚饭，带上被子便和铁抗他大一块来看场。睡在刚码好的麦甸垛上，甜丝丝的麦香味浸润着五脏六腑，让人感到踏实而温馨。圆盘似的月亮挂在场边的红椿树上，给整个村子涂上了层银色。村子很静，稀疏的星星在不停地眨眼，远处的松树林里偶尔会传来几声猫头鹰的低鸣，父亲和铁抗他大早已进入梦乡，我却无法入睡，好不容易进入梦乡，却被父亲摇醒，等我睁开眼睛，原来晴朗的天空已是黑云密布，那个圆盘似的月亮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头顶上时不时地滑过一道道闪电，接着是一声声炸雷。父亲叫醒我后忙着去喊人收拾麦子，还没收拾完毕大雨就倾盆而下，我一路跑回了家，等父亲收拾完麦子，被子早已被大雨淋湿透了。

麦场的热闹一直持续到责任制之后，这时的人们虽然生活富裕了，麦场却失去了往日的祥和与热闹，伴之而来的是争吵和谩骂，夏收后为了争场晒粮，常常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好在没过多长时间，麦场渐渐变得宁静起来。尤其是近几年，村里的年轻人开始移居城里或者外出打工，偌大个村子成了空壳，种地的人越来越少，大片大片的土地征的征，荒的荒，原本那个充满着温馨热闹的大场显得日渐萧索，尽管每年的节气还在不断轮回，布谷鸟的叫声亦不绝于耳，而注目乡野，已很难觅到翻滚着的麦浪，割场早已成了人们遥远的记忆。

芒种到，麦熟来。又到了一年一季的麦收时节。睡梦中，我又回到了久别的乡下，来到了丰收在望的田边，正要挥镰收割，突然，窗外算黄算割地声声啼叫把我惊醒。



南山问道 陈荣临 作